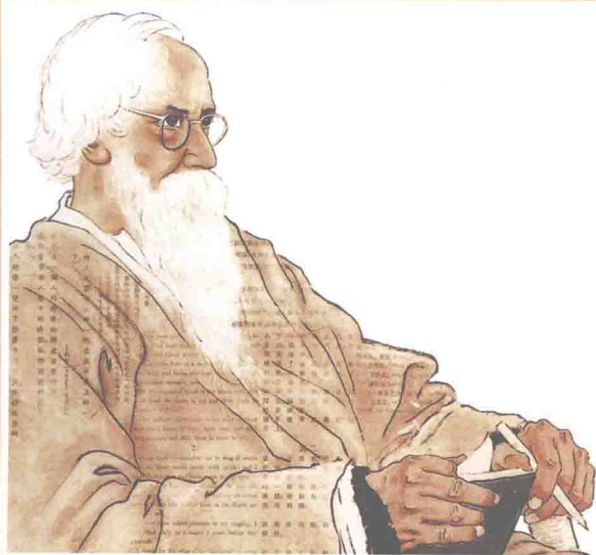




中国学者论

泰戈尔

CHINESE SCHOLARS ON
RABINDRANATH TAGORE

下

姜景奎 / 主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中国学者论泰戈尔_下

CHINESE SCHOLARS
ON RABINDRANATH TAGORE

姜景奎◎主编

目 录

序 · 刘安武	001
---------	-----

上篇

001 作家泰戈尔 · 季羨林	003
002 泰戈尔之人生观 · 钱智修	007
003 泰戈尔与东西文化之批判 · 胡愈之	012
004 与印度泰戈尔谈话 · 冯友兰	016
005 泰戈尔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 瞿世英	020
006 泰戈尔的艺术观 · 郑振铎	023
007 泰戈尔对于印度和世界的使命 · 张闻天	027
008 泰戈尔学说概观 · 王希和	033
009 泰戈尔 · 徐志摩	052
010 泰戈尔的思想与其诗歌的表象 · 王统照	057
011 泰戈尔来华的我见 · 郭沫若	077
012 泰戈尔批评 · 闻一多	082
013 过去的人 · 瞿秋白	086
014 评泰戈尔在杭州上海的演说 · 陈独秀	088
015 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 · 梁启超	091
016 教育家的泰戈尔 · 杜元载	096
017 泰戈尔与东方文化 · 茅 盾	102
018 一个研究宗教史的人对于泰戈尔该怎样想呢 · 江绍原	105
019 个人对于泰戈尔之感想 · 陆懋德	120
020 吃牛肉茶的泰戈尔 · 林语堂	123

021 泰戈尔与中国人·辜鸿铭	126
022 论泰戈尔(摘录)·鲁迅	129
023 忆泰戈尔·梅兰芳	131
024 泰戈尔师尊·谭云山	137
025 访泰戈尔故居·周而复	141
026 《泰戈尔诗选》译者序·冰心	152
027 《戈拉》前言·石真	153
028 怀念诗人泰戈尔与圣蒂尼克坦·常任侠	167
029 没有什么了,只是我的心·赵朴初	174
030 泰戈尔的《什么是艺术》和《吉檀迦利》试解·金克木	175
031 忆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先生·曾圣提	182
032 艺术家泰戈尔·魏凤江	193
033 《泰戈尔诗集》译者序·糜文开	200

中篇

034 关于泰戈尔的戏剧·刘安武	205
035 泰戈尔带来的“精神纽带”·黄宝生	231
036 略论泰戈尔的哲学和社会思想·黄心川	233
037 纪念泰戈尔·巫白慧	246
038 泰戈尔的教育思想·刘国楠	251
039 泰戈尔哲学思想的渊源及特点·宫静	258
040 泰戈尔的短篇名著《喀布尔人》·陶德臻	269
041 重读《沉船》再议主题·张朝柯	273
042 介绍泰戈尔的《飞鸟集》·彭端智	283
043 飞鸟国魂·吴文辉	293
044 泰戈尔与郭沫若、冰心·何乃英	298
045 泰戈尔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倪培耕	307
046 泰戈尔诗歌的中国情·白开元	332
047 泰戈尔的婚姻研究报告·董友忱	338

048 泰戈尔中长篇小说的社会意义和艺术手法 · 刘宝珍	347
049 泰戈尔宗教诗歌中的文化内涵 · 张德福	362
050 论《吉檀迦利》· 杨传鑫	367
051 泰戈尔的文化贡献 · 王树英	379
052 1905~1908 年的泰戈尔 · 林承节	388
053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次“泰戈尔热” · 张光璘	406
054 《吉檀迦利》赏析 · 薛克翘	419
055 泰戈尔的自然观与自然诗 · 郁龙余	435
056 泰戈尔与印度电影 · 崔岩砾	443
057 诗人泰戈尔——印度现代绘画的先驱 · 王 镛	454
058 泰戈尔与比较文学 · 孟昭毅	457
059 新的理解和更多的敬意 · 王邦维	469
060 中国翻译出版泰戈尔作品热及其原因 · 唐仁虎	473
061 泰戈尔哲学思想 · 朱明忠	480
062 泰戈尔与苏联 · 刘 建	494
063 寻找诗人的真实 · 刘曙雄	511
064 泰戈尔的思想倾向与诗学特征 · 张思齐	522
065 行走在泰戈尔的音乐天空 · 陈自明	533

下篇

066 再评诗人泰戈尔 · 姜景奎	539
067 泰戈尔在中国的译介 · 王向远	554
068 《戈拉》主题思想与人物形象新解 · 黎跃进	568
069 泰戈尔“人格论”探析 · 侯传文	579
070 泰戈尔眼中的东方和西方 · 石海峻	589
071 《吉檀迦利》：印度返璞归真的新神话 · 魏善浩	602
072 试论泰戈尔访华前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态度与评价 · 王 燕	612
073 试论《吉檀迦利》中的上帝形象 · 苏永旭	623
074 浅说泰戈尔与川端康成 · 乔丽媛	637

075 简论《吉檀迦利》中的神秘主义·陈 明	645
076 泰戈尔论中国·魏丽明	658
077 阿农多莫伊:泰戈尔“人的宗教”思想的体现者·史锦秀	669
078 从泰戈尔小说创作看其妇女观的衍变·甘丽娟	676
079 泰戈尔的经典化·郝 岚	681
080 泰戈尔:从印度走向西方·雷武铃	688
081 孟加拉语诗人泰戈尔与伊斯兰姆·张 幸	699
082 泰戈尔与阿根廷女作家的跨文化情缘·尹锡南	705
083 印度和世界舞台上的泰戈尔·姜永红	713
084 《吉檀迦利》的宗教思想试析·欧东明	721
085 论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杨晓霞	728
086 泰戈尔《论〈沙恭达罗〉》的启示·王春景	734
087 泰戈尔戏剧《国王》的多层解读·张 玮	742
088 试析《戈拉》的思想性·廖 波	748
089 世界文学中的《吉檀迦利》:译介与研究·曾 琼	756
090 解读《戈拉》中的母亲形象·李亚兰	764
091 浅谈泰戈尔的艺术创作观·王 靖	773
092 泰戈尔的大爱思想·毛世昌	779
093 泰戈尔的民族主义思想探析·周 骅	794
094 泰戈尔的民族主义思想辨析·王荣珍	802
095 泰戈尔《原来如此》的法律意蕴·王鸿博	810
096 泰戈尔的人生哲学·张绍斌	817
097 泰戈尔的成长环境刍议·张恣煜	824
098 泰戈尔笔下的中国形象·王汝良	830
099 泰戈尔象征剧叙述模式探源·黄宗喜	840
100 泰戈尔与现代主义·王 阳	847
后记·姜景奎	855

《吉檀迦利》赏析

薛克翘

《吉檀迦利》是泰戈尔的代表诗作。1911年,在诗人50岁的时候,他从自己已发表的诗歌中选出103首,并自译为英文,总名为《吉檀迦利》,1913年出版,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吉檀迦利”(Gitanjali)的意思是“献歌”,或者直译为“歌的奉献”。正如我国著名印度学者金克木先生在《泰戈尔的〈什么是艺术〉和〈吉檀迦利〉试解》一文中所说的,《吉檀迦利》是诗人泰戈尔献给他的“神”的一部诗集。这103首诗歌虽然是从不同的诗集和零星的诗作中选出的,但在排列上仍然有一个大体的顺序。对此,金克木先生写道:

不用追查哪首诗从哪部诗集选来(如第六十首又见于《新月集》),我们也可以看出全书的层次结构。前三首由那个“神”或“人”即“无限”的人的感情而来,又用以献给无所不在的这“泛神”的“神”。随后转向人间。“神”在人中,在各个角落,一直到明显说出既是精神又是物质的国家民族(三十三和三十五),这却不是抽象的概念。诗的歌唱者有时自己说明是“丐女”(四十一和五十)。歌唱的对象有时是孩子,这就是那个“神”,“永恒的儿童”(六十、六十一、六十二)。有时是少女(六十四、六十六),是“上帝”(七十六、七十七),是“女神”(八十三),是神的偶像(八十八),然后唱出死亡(八十六、九十、九十一、九十五、九十八),最后是献诗歌于不知之“神”。这部诗集仿佛是有起、有结、有主题旋律又有变奏的完整的乐章。

金先生的这段话,可以说是读者阅读《吉檀迦利》的向导,对理解全诗

极有帮助,而诗人和“神”的关系则是理解全诗的关键。下面,我们循着金先生指示的路径,选若干组分别鉴赏。须说明的是,我们依据的版本是冰心先生的译本。

一、生命的献歌

(《吉檀迦利》第1至5首,原文略)

在这一组诗里,诗人阐明了他向“神”虔诚献歌的缘由,这就是金先生所说的“起”。按照中国的理解,“起”就是“兴”,即所谓“赋、比、兴”的“兴”。但印度的诗歌理论毕竟与中国不同,所以金先生称之为“起”,兼有缘起的意思。要理解这五首诗,首先要弄清这样几个问题:一、诗中的“你”是谁?二、“我”和“你”是什么关系?三、《吉檀迦利》歌颂的主要对象是什么?

简言之,诗中的“你”就是“神”。而诗人心中的“神”,既是高度抽象的,又是非常具体的;既是不可知、不可思议、无从描绘的,又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体现于任何人和事物的。要理解这一点,必须首先简要地考察一下泰戈尔的哲学思想。

泰戈尔深受印度传统哲学的影响,特别是印度古代奥义书哲学“梵我一如”思想的影响。在奥义书哲学中,“梵”是最高存在,也是最高的精神;梵具有不可思议、不可描述的特性;是宇宙的主宰,是宇宙的成因,也是宇宙万物的归宿;由于梵是宇宙万物的终极存在,宇宙万物都是梵的派生物,所以万物都具有梵的属性;人也具有梵的属性,如果说梵是宇宙最高灵魂的话,那么人则是个体灵魂;人可以通过一系列修行和善举,如克制欲望和乐善好施等,以达到与梵的同一,即实现梵我一如,最终进入至高无上、无比圆满、无比欢乐的境界。由此可见,泰戈尔的“神”和奥义书哲学的“梵”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另一方面,泰戈尔的哲学思想还与他家庭的宗教信仰有关。他出生在一个印度教毗湿奴派家庭,属婆罗门种姓。我们知道,印度教有三大主神,即梵天、湿婆和毗湿奴。印度教又有三大派别,即毗湿奴派、湿婆派和性力派。毗湿奴派信徒以毗湿奴为宇宙的最高神,认为他是宇宙生成的终极原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泰戈尔自幼受到家庭这种信仰的影响,曾是一名正统的毗湿奴派信徒。他曾经说过:“毗湿

奴派大胆地宣布：神已经和人结合，在那里，人类的存在构成了最大的欢乐。”（《人生的亲证》）也就是说，泰戈尔主张的是人与神的结合，即神人合一、梵我一如。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诗中“我”和“你”的关系：“你”是宇宙的创造者，自然也是人类的创造者，是“我”的创造者，是“使我永生”的主宰，是“我的主人”；“你”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根源，自然也是“我”情感的根源，是“我”歌唱的根源；“我”要与“你”合一，“我的心渴望与你合唱”，因此“我要永远从我的思想中屏除虚伪”，“我要从我心中驱走一切的丑恶”。诗人要把他的歌献给心中的神，就必然要歌颂他的神，歌颂神的创造，歌颂神的威力，歌颂神的完美。但是，诗人心中的神是遍在的，他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存在于一切人之中。因为，人是他的最主要的创造物，他给人的最宝贵赏赐就是生命，所以“我”要歌颂人生，要“唱出生命的献歌”。这样，颂神和颂人便统一了起来。但是，泰戈尔毕竟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他的读者也都是一些活生生的人，所以他诗中主要表现的还是人生这一最重大的主题。

这五首诗虽然只是一个引子，道出了全诗的创作缘由及其主要歌颂对象，包含着浓厚的神秘主义成分，但从艺术的角度去读它们，仍然让人觉得朗朗上口、清新优美。在这里，诗人表达了复杂的情感：时而是欢乐，“我的小小的心，消融在无边快乐之中”；时而是自豪和感激，“我的心似乎要因着骄傲而炸裂……眼泪涌上我的眶里”；时而是不安和似乎力不从心的遗憾，“我的心变成了你的音乐的漫天大网中的俘虏”；时而是安宁和闲适，“在这寂静和无边的闲暇里唱出生命的献歌”。诗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这源自诗人对人生的深刻感受。正像他在诗中所说的那样，他的生命中不仅有快乐和甜柔，也有“凝涩与矛盾”，无疑，他的歌不仅要唱出那些美好高亢的激情，也必将唱出某些令人不快的低调。但总的说，各首诗中都被一种虔诚和高洁的情感弥漫着，即使读者不是一个印度教徒，也会被这种感情所感染，所净化。

诗中的比喻是贴切而优美的。如第一首，以“脆薄的杯儿”比喻人的躯壳，而人的生命或灵魂则被暗喻为水，是可以随时被“倒空”或“充满”的。与神的永恒相比，人的躯体的确是十分脆弱易朽的。印度教又相信灵魂的

永存,相信轮回转生,诗人以水的活动性和不稳定性来比喻生命的流转,这都恰如其分地道出了人生的短暂。而且,水,自古以来都是生命的象征,所以被称为“生命之水”“生命之源”。这样,以躯体为杯,以生命为水,不仅是优美的比喻,而且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这手法既古老又新颖,既能为世界的广大读者所接受,又带有印度的民族特色。再如第二首,说“我的赞颂像一只欢乐的鸟,振翼飞越海洋”,抓住了小鸟喜欢歌唱,善于飞翔的特点,以小鸟自比,表达了自己心中的振奋之情。第三首,说“你的音乐的光辉照亮了世界”,则不仅抓住了声和光向四面八方迅速传播的共同特征,而且,光的传播更迅疾,更壮丽,以光喻声可以有力地表现“你”的遍在性和无比威力,充分表现了诗人的虔诚之心。

二、遍在的神明

(《吉檀迦利》第 10、11、81 首,略)

泰戈尔又把他的神称为“上帝”。他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生活,受到西方人的影响,接受过基督教的一些思想。他认为,基督教和印度教之间没有根本的冲突,其基本教义是一致的;基督教所说的“上帝与我同在”,“我是他”,“我和我的圣父是一体”与印度古代奥义书哲学中“梵我一如”“个人的灵魂与最高的灵魂相结合则无所不在”是一致的(参见《人》)。基于这种思想,泰戈尔在《吉檀迦利》中写下了如上诗节。

在第 10、11 首诗中,泰戈尔明确指出,上帝在最贫穷无助的下等人那里。这不仅出自泰戈尔的哲学,而且还来自他伟大的同情心。我们知道,泰戈尔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他对印度下层贫苦劳动人民寄予无比同情。在泰戈尔的年代里,印度的绝大多数人民是穷人,都在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都在死亡线上挣扎。他们绝大多数都信奉宗教,把希望埋藏在心里,寄托于来世,每年都有许多人死于饥饿、疾病和灾荒,有谁来同情他们?泰戈尔对自己国家人民的处境十分了解,他曾经在各种场合呼吁人们帮助穷人,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不仅在诗中表达了他的同情心,而且也在实际行动中进行社会改革的实践。他是一个大知识分子,出身地主家庭,但他的信仰和祖国的社会现实告诉他,他和普通人一样,都是“梵”的派生物,上帝对一切人都是平等的,都是博爱的。他不像当时的英国殖民

主义者那样，只是把印度的劳动民众当做会说话的工具，当做牛马来驱使，在下层人面前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高等人架势；他也不像某些宗教家那样，为了逃避社会现实而追求超脱，或者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姿态。他与他的上帝一起，在劳动民众之中。穷苦的劳动者身上虽然是汗臭和尘土，但他却并不觉得肮脏，反而认为那是圣洁的。在这里，诗人把上帝和劳动者同等看待，在两者间划了等号。因此说，这两首诗与其说是赞美上帝的，不如说是讴歌劳动和劳动人民的。

在说到泰戈尔的信仰时，有两点必须注意：第一，他不承认自己属于某一宗教派别；第二，他不礼拜偶像。关于第一点，他在《一个艺术家的宗教》一文中说：“我之所以不能接受任何一种宗教学说，这是因为在我周围的人们都把它奉为真理，我不能设想，只是因为人人都相信它的价值，我也接受它而相信宗教”。也就是说，在信仰问题上，泰戈尔并不盲从，他要追求的是真理，不管哪一宗哪一派，只要他认为是符合真理的，他就赞成，就接受，而决不全盘吸收某一派的宗教学说以反对其他派别。正因为如此，他得以享有“世界公民”的美誉，而不是一个狭隘的教派主义者。他不把自己束缚于某一宗教，他有自己的宗教。正如他所说的，“我的宗教在本质上是一个诗人的宗教。”所谓“诗人的宗教”，实际上就是追求真理的宗教。泰戈尔认为，一切宗教都应当是人类追求真理的表现，而真理则意味着万物的和谐与统一，其中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神、大自然与神的和谐等。关于第二点，我们从《吉檀迦利》的第11首诗中即可看出。泰戈尔的神不是偶像，他认为上帝不在偶像身上，而在人的内心，在万物的内心。与第一点紧密相关，泰戈尔的神既不是偶像也不是教主，他不供奉印度教三大主神的偶像，而对于一些宗教领袖，如释迦牟尼、耶稣以及古代印度教中有成就的大师等，只是敬佩他们的人格，接受他们的某些思想，而决不把他们当做偶像来膜拜。

在第81首诗中，泰戈尔进一步指出，上帝“潜藏在万物的心里”。这就明确强调了“神”的遍在性。“神”无所不在，不仅在人那里，也在物那里，而且在内心的深处。也就是说，万物都是有灵魂的，作为最高灵魂的上帝，分散为千千万万个个体灵魂是普遍存在的。这似乎是一种“泛神论”思想，但

又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泛神论有所不同。印度教哲学中的泛神论不仅承认万物有灵,而且还强调万物之灵统属于一个最高灵魂,强调个体灵魂与最高灵魂的认同与回归。这样,作为上帝的最杰出创造物的人,便可以通过修行达到一个崇高的境界,得到最后的归宿,这便是神人合一、梵我一如。

所以说,泰戈尔在描述上帝的遍在性时所表现出的巨大同情心和博爱情怀,是与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相一致的。他规劝人们深入到劳动者当中,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宗教训诫,即规劝人们行善积德。他曾在《在行动中亲证》一文中批评那些为获得解脱而逃避社会责任的人,说:“他们的信仰没有法则的约束,他们的想象力无拘无束地翱翔,他们的行为鄙弃由理性所提供的任何说明,他们的知性枉费心机地试图离开‘梵’的创造行为而见到‘梵’,从而使知性本身成为枯石,而他们在试图将‘梵’禁闭在自己流露的感情中时,却逐渐消失在昏迷之中,由于他们忽视了法则的束缚和对外部世界的行动要求,从而在内心也失去了维持人类精神力量和品行的判断标准。”这就是说,泰戈尔的修行是在一定“法则”的约束下进行的,人们不能逃避现实,不能推卸责任,不能无所作为。

三、仁爱的高歌

(《吉檀迦利》第 17、18、27、32、34、36 首,略)

这里选了《吉檀迦利》中有关爱的 6 首诗,集中表现了诗人对“神”的虔敬向往之情,以及他对民众的博爱之心。

在第 17、18 首里,诗人所说的爱不是一般的性爱,而是一种对“神”的特殊情感。我们前面说过,泰戈尔受过印度教毗湿奴派的深刻影响。中世纪,当毗湿奴派的大师们掀起虔诚运动的时候,就主张通过虔诚的爱去亲证大神毗湿奴,当时出现的文学作品,如《牧童歌》(12 世纪)等,便是以象征的手法表示对大神的亲近和敬爱。泰戈尔无疑受到了影响,认为爱是实现人神合一的重要途径。在他看来,他的爱归根结底是来自上帝,上帝赋予人类以灵魂,也赋予人类以情感,上帝以无边的爱关怀着人类。这两首诗不仅表达了他对上帝之爱的渴望,也暗示了爱的根源,还指出了爱的力量的伟大,它可以帮助人化解彷徨和悲哀,度过黑暗和寂寞的时光。同时,

泰戈尔所说的爱又是一种超越一切的爱,一种自由自在的爱,一种不受任何法律和规章约束的爱,也就是最纯洁、最无私、最真诚、最神圣的爱。

与第18首诗一样,第28首诗重点表现的是爱的伟大力量。诗人把爱比作灯火,在黑暗中给人以希望。一个人如果没有爱,就像灯里没有火焰,而只有一个空架子,空躯壳,那就是行尸走肉,“还不如死了好”。由此可见,诗人特别强调爱的重要性,强调爱在人生中的特殊意义。

第32首诗是对第17首诗的进一步诠释,诗人把他说的爱与尘世之爱作了比较。在诗人看来,尘世的爱是一种庸俗的爱,其中可能包括性爱。这种爱只是一种束缚,一种羁绊,而他所说的来自神的爱则是无比伟大无比高尚的,是超越一切、自由自在的。

第34首诗中,诗人把他所说的爱又比喻成脚镣。乍看上去,脚镣也是一种束缚和羁绊,但这里却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脚镣代表牢固的联系,一种紧密而不可动摇的联系。爱,源自上帝,诗人从上帝那里得到爱,也把爱献给上帝。他认为,他的一切都属于上帝,上帝就是他的一切,他的爱归根结底也属于上帝。他要通过爱来达到与上帝的认同,这是他的人生目标。关于自由,泰戈尔在《人》一文中写道:“真正的自由不在于分隔,而在于这种深奥的结合。”也就是说,他要的自由是在爱的束缚下的自由,在道德规范下的自由。他还在《在爱中亲证》一文中写道:“我们渴望自由,我们同样也要求束缚,爱的崇高职能便是喜欢接受一切束缚,并要超过它们。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比爱更具有独立性。可是,我们难道在别的什么地方也能找到比爱有更多的依赖性吗?在爱中,束缚也像自由一样是令人愉快的。”在这里,“接受一切束缚”的意思与上一首诗表达的意思没有矛盾,因为这里所说的爱是博大的爱、无私的爱。

第36首诗中,泰戈尔又把爱具体化,这种具体的爱表现在人生当中,表现在为民众服务当中。心中充满爱,就具有了无穷的力量,不仅可以“悠闲地承受欢乐与忧伤”,而且可以“超越于日常琐事之上”,可以“永不抛弃穷人也不向淫威屈膝”。这个爱被具体化为一种道德力量,一种意志力,一种社会责任感。所以,在泰戈尔那里,爱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既要在心目中把它献给不可知的神明,又要在人生中贯彻始终,在社会服务中落

实到行动。这正如泰戈尔在他的论文《在爱中亲证》中说的,“在爱中,得与失是均衡的。在它的平衡表中,贷方与借方的账目在同一栏内……爱者不断地奉献自己,又在爱中获得自己。的确,爱将放弃与接受两种行动带到一起,并将它们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知,泰戈尔在《吉檀迦利》中所歌颂和描述的爱是与他的哲学体系相一致的。从人生观上讲,泰戈尔的爱是解脱的手段,是神人合一的途径;从道德观上讲,他的爱又是一种仁爱、博爱,爱一切可爱的人,尤其是穷人,甚至爱一切可爱的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事物。我们注意到,泰戈尔在《吉檀迦利》中不讲仇恨,因为印度教哲学把仇恨列为恶劣而有害的情感,是要在修行中努力克服的。但泰戈尔也是人,也具备人所应当具有的各种感情,他没有在《吉檀迦利》中表现出仇恨,但至少表现出了憎恶,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谈到。

四、热爱大自然

(《吉檀迦利》第 20 至 24 首,略)

这里选出五首诗,它们虽然不是专门为歌唱大自然而写的,也没有明确写出热爱大自然的字样,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已跃然纸上。从这些诗可以看出,诗人所要歌唱的仍然是“我”和“你”的关系,是“我”对“你”的向往和追求。但是,诗中写了清晨、黄昏和夜晚,写了春天、夏天和秋天,写了潮声、风声和鸟鸣,写了香花、落叶和黄叶,写了林野、曲径和河岸,写了淫雨、东风和碧空。

外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尽管泰戈尔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但他却不像古代的一些思想家那样认为世界是虚幻的,他说:“这个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有个性的整体,而不是一束不可见的力量,这一点,尽人皆知,得感谢我们的感官和心灵。”(《人格》)他还说:“我们认识它,实在不仅是因为我们能够想象它,而且因为我们能够直接感触它。”(《人的宗教》)也就是说,这个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的世界是能够被感知的,它与人的关系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一方面,人们可以感觉到“宇宙的容颜,四季的环式舞,光和影、风和水、的迷藏戏,人生的五色彩异”。(《诗人的宗教》)另一方面,人的感情变化也与客观世界的刺激与交流相关。关于人和大自

然的关系,泰戈尔持有与西方人不同的观念。他认为,西方人对大自然采取的是一种敌对的态度,是以对大自然的征服为荣,是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他在《人生的亲证》中写道:“大自然庄严而富有生机的圣堂,对西方人来说已经没有深奥的意义了,它们只给人带来财富和势力……森林在人们内心永远也不会产生神圣的交往之情。”大自然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活的场所和条件,而且也创造了人类文明,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得以完整与和谐,“地、水和光,花和果,这对印度人来说,不仅是物理现象,用则取之,不用则弃之,而是认为这些自然物正像每一个音符对于完成和音是必要的一样,也是获得完美观念的需要。”

在这五首诗里,我们所看到的正是诗人与大自然的“神圣交往之情”,正是他从大自然那里获得的“完美观念”。

正如诗中描绘的那样,大自然是美丽的,然而也是多变的。大自然时时影响着诗人的情绪:在莲花开放的日子,他的心魂飘荡,感觉迷茫;在落红遍地的时节,他感到时而空虚,时而惊喜;在七月清晨的淫雨中,他感到冷寂和孤独;在暴风雨的夜晚,他感到了失望和悲愁。在复杂的情绪交换中,诗人始终以孜孜不倦的追求来平衡心的天平,始终以爱来填补心的空虚。

泰戈尔热爱大自然,不仅因为大自然是美丽的,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自己是大自然的一员。人生活在自然之中,人与大自然是和谐的一体。他从与自然界的情感交流中获得了巨大的快乐,使自己的精神世界达到了一个近乎圆满的境界。他对大自然的歌颂,可以说是从真善美的角度进行的:首先,如前所述,他不认为世界是虚幻的,而是可感的,这便是真,物质世界是真实的,精神世界也是真实的。其次,他在与大自然的情感交流中突出了博爱的主题,这便是善,自己为善,也导人向善。再次,他描绘的自然界五彩缤纷、变幻多端,这便是美,有优美,有壮美,有扑朔迷离之美,有光彩夺目之美。

五、民族的悲歌

(《吉檀迦利》第33、35首,略)

泰戈尔作为一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必然要写下爱国的诗篇,这里

C H I N E S E S C H O L A R S O N R A B I N D R A N A T H T A G O R E

选出的两首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吉檀迦利》的第 33 首诗,写的是“他们”和“我”。谁都可以看出,这个“他们”指的就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我”所代表的就是印度民族。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印度近代的历史。早在 16 世纪初年,西方列强就来到印度寻求利益。他们初到印度时,打的是贸易的旗号,装得十分安分守己。但不久,当他们在印度站住脚以后,就凶相毕露了。他们的胃口很大,正常的贸易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贪婪,于是,他们就开始掠夺。当掠夺遇到反抗时,他们就进行血腥的屠杀。1500 年,葡萄牙人首先自欧洲起航到印度。1510 年,他们占领了印度西海岸富庶的港口果阿。1600 年,英国人首先在印度建立东印度公司,正式开始了对印度的掠夺。1602 年,荷兰参与了东印度公司的活动。1616 年,丹麦人也来到印度。1664 年,法国人也在印度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这些西方列强在印度的土地上掠夺,彼此间又为自己的利益而展开竞争。他们之间时常发生战争,受害者却总是印度民族。18 世纪中期,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势力逐渐加强,他们排挤掉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势力还不算,双方之间又互相排挤,都希望在印度占据垄断地位。在经过多次战争之后,英国人终于打败了法国人。此后,英国殖民主义者逐步蚕食印度。由于印度当时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北方腐败的莫卧儿王朝已经徒有虚名,根本无力反抗。所以,英国人很快就控制了印度大部分地区。1857 年,印度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民族大起义,但两年后失败,印度完全落入英国人之手。从此,印度被划归大英帝国的版图,一直到 1947 年才获得独立。在此期间,英国人从印度攫取了难以统计的超额利润,尽管他们在印度也进行了开发,传播了西方工业文明和科学文化知识,但那都是以剥削为目的的。印度民族为自己的独立自由付出了巨大而惨痛的代价。

泰戈尔终其一生都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生活,虽然他接受到过西方教育,得到过英国人的好处,但作为一个印度人,看到自己的国家在外国人的统治下,看到自己的同胞受奴役,他又怎能没有亡国之耻,怎能不怀有刻骨铭心的悲哀?在这首诗中,他以艺术的语言回顾了自己祖国和民族沦陷的历史,又以艺术的语言谴责了英国殖民主义者,揭露了他们的伪善。

诗人没有说他们是强盗,但他们的行径表明他们就是强盗;诗人没有使用过激的字眼,但憎恶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前面说过,《吉檀迦利》是优美的诗章,诗人在这个集子里更多地歌颂了崇高的爱,而没有提到仇恨。但这并不表示诗人的情感贫乏,而是诗人具有高深的修养。他不喜欢仇恨,不喜欢一切邪恶的情感。但他是是非分明的,因而也是爱憎分明的。

我们不会忘记,1919年4月13日,印度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阿姆利则惨案”,英印当局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杀死数百人,千余人受伤。泰戈尔为维护民族尊严,立即给当局写信,严正声明放弃英国皇家授予他的爵士头衔,以示强烈抗议。他在信中写道:“我能为祖国所尽的微薄力量,就是为被恐怖折磨得无言和麻木的千百万同胞鸣以抗议的声音,我愿为此承担一切后果。现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在这蒙受侮辱的不和谐的事件里,荣誉的奖赏更烘托出我们的羞耻。我愿意免除一切特殊的荣誉和我的同胞们站在一起,他们由于自身所谓低贱的原因被迫忍受人格的侮辱。”

我们更不会忘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们这位伟大的朋友极为愤慨,公开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对华战争。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他的爱国情操是一致的,都基于他的自由、博爱思想。他对被剥削者和受压迫者怀有始终如一的同情。

在第35首诗中,泰戈尔描绘出一个完美的理想国,也可以说这是他对祖国未来前景的期盼。在最后一句,诗人唱出了自己内心最深切的痛楚,迫切希望印度民族觉醒起来。在长期殖民统治的奴役和盘剥下,印度的绝大多数民众一直处于贫穷、愚昧和落后的境地。他们缺衣少食,终年在死亡线上挣扎,根本谈不上受教育和学文化,所以他们多数人都处于精神麻木的状态,满足于苟且偷生,不知道或者不敢于起来反抗。也许在他们看来,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是天神的意志,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近代以来,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首先觉醒了,他们成立了民族主义组织,进行广泛的爱国宣传,以振聋发聩,启发民族觉悟。泰戈尔就是印度近代史上先进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的高歌鼓舞了几代人为印度民族的觉醒和独立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直到今天,他的歌,仍具有激发印度人民民族自豪感的强大魅力。